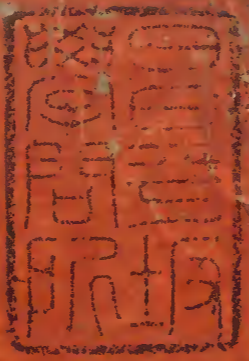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傳一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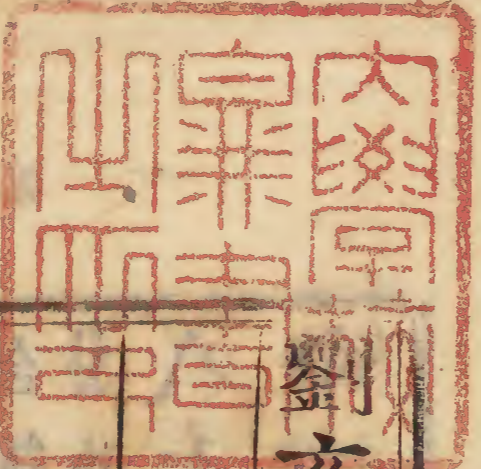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八	九	一
冊	架	函	號
五	二	〇	〇

內閣文庫			
二	二	〇	一
函	冊	架	類
五	四	〇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41	
冊數	50 (16)		
函號	279	80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范曄 後漢書十一

劉玄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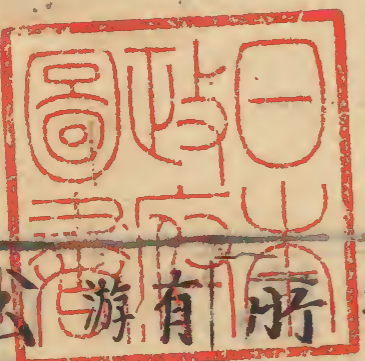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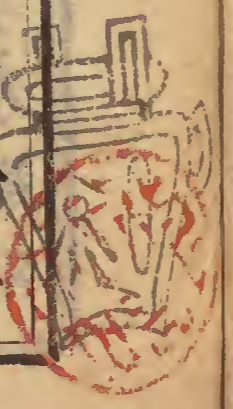
王紀曰春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弟為人

和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續漢書曰時

有酒請游傲飲賓客醉歌言朝享兩都尉 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



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



匿王恭末南方饑饉人庶群入野澤掘鳧莖

而食之更相侵奪爾雅曰芎鳧莖郭璞曰生

如指頭黑色可食芎音胡新市人王匡王鳳

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

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

藏於綠林中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

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數月間至七

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年也荊州牧某史闕名也發奔

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雲杜縣名

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

獲輜重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

殺牧也劉放曰案馬請之遂攻拔竟陵縣名

屬江夏郡故城在轉擊雲杜安陸安陸郡屬

今郢州長壽縣南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

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

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

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印等續漢書北

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

攻隨未能下

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

平林人陳牧廖湛

廖音力

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

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椽

欲其安集軍衆故權以為

名官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

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

正梁立賜斬之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

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二

月辛巳設壇場於涪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

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

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

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

定國上公主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

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

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

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

之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

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

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

立為天子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王莽使

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

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

謚以

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

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

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

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

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入公

賓就斬王莽於漸臺

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

太液池中臺也為水所漸潤故以為名

牧璽綬傳首詣宛更始

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

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

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

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

將軍劉佶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

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

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

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

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

續漢書曰馬禍也時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
更始失道將士之微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
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
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
即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俯首刮席不敢
視也怩顏色變也俯也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
何左右侍官皆宮省又吏各驚相視李松與
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
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

室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
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漢
中王劉信為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為比陽王
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衛尉大將軍
張卬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
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
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
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鄧城縣南也五威中郎將李軼
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大司

空陳牧為陰平王

陰平縣屬廣漢國

驃騎大將軍宋

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

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

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

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

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

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群臣欲言事

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與內

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

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

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

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也趙萌專權威福自己

即更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

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

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

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或有膳夫

庖人多着繡面衣錦袴襜褕諸子罵詈道中

襜褕諸子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邊郡避之

是服效也其後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

為赤眉所殺也公羊傳曰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炊亨為養

軍帥將軍劉放曰案是時多置軍師此當作師豫

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

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

下括河海春秋漢含孽曰三公在天為三台

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故天工

入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

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

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

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

用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掾專捕盜

賊也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

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

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求之非所可得也孟子對梁

惠王曰以若所為求若海內望此有以闕度

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

舉廢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曰

為巨室則必使工

師求大木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能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

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為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聚黨數千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蘓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蘓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估樅山下與更始將軍蘓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即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

魏州湖城縣之閒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

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

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閒旦暮且

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

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死王等兵事

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

皆以為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

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

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擻以拒之擻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

豐有鴻門亭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

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豷臄時共劫

更始前書音義曰豷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

月朔作飲食為臄其俗語曰臄俱成前計侍

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

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

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

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

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

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人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

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為廚。諸婦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安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李或作平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

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
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
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
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
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
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
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
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
張卬等以爲慮謂祿曰諸營長多欲篡聖公

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
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
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
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
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
更始祀歆爲穀孰侯鯉爲壽光侯求後徙封
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
春秋襄
牛地也今爲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
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
澤縣今澤州巡卒子姚嗣襄邑即
春秋襄
縣故曰徙封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

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

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曰未可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輕黠謂輕銳

乃還師如烏鳥之傑黠也烏合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所

搗及搗與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

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

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陳

頃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

頃

劉盆子傳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城陽景王章

之後也章高帝孫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

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

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

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列莒縣東續漢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

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

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

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
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
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
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
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賓客徐
也今為猛字搯與猛相類也因與呂母入
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
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毋
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

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

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東觀記曰

君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

饑寇賊蜂起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閒

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劉放曰案逢字

逢音龐安字少字東莞人也徐宜字東海人徐宜謝祿楊音東觀

音此傳內皆誤各起兵

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

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因擊王莽

探湯侯田况大破之

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

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

南城屬東海郡有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

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

者死傷人者償割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

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

卒吏汎相稱曰臣人

劉攽曰案三老從事卒史皆是漢小史名或

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

熟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為

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按前書

巨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

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

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

餘人追至無鹽

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

廉丹戰死

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

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

呂母病死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

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

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

為大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

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
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
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
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
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
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
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
等亦拔陽翟引之梁今汝州梁縣也擊殺河南太守
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厭皆日夜愁

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

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

陸渾關

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為地門上為天齊星前

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列伊關縣西南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

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

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

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齋巫鼓舞祠城陽

景王以求福助

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為立祠焉益子承其後

軍中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

賊

縣官謂天子也

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

分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

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

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群賊不

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

敢不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

別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

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為帝自號

建世元年初赤眉過武掠盆子及二兄恭茂

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

降更始即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

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率

吏○劉放曰案亦當為史說並見上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

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

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

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

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筍中

也筍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

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
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
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
衆拜恐畏欲啼成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
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
幘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
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
屋故以爲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
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
有空頂幘一枚即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刺
其文以爲飾也
乘鮮車六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
油屏泥於軾前絳檐絡

檐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爲飾
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
而猶從牧兒邀崇雖起勇力而爲衆所宗然
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
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

右大司馬白楊音以下皆爲列卿軍及高陵
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三輔
黃圖
日宜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入長安城更

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
謹呼謹譁也謹音火完及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

起下本批評金
有律字

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劫也又數
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
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
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
刁筆書謁欲賀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刁筆
其餘不知書者起請之請其書已名也各各屯聚更
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案劔罵曰諸卿皆老傭
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教亂教亦亂也兒戲尚
不如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之曰格更相辯鬪而兵

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
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
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唯得上
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
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菴根
爾雅曰葵蘆菴音步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
北反菴字或作菴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
舞衣服鮮明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見盆子
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廩之米人數斗後

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者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劉恭爲式侯言衆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

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避也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噓唏唏與歔同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

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
珍寶因大縱火燒官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
車甲兵馬最為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
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
青蓋左右駢駕三馬從數百騎乃
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
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
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
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
殮者率皆如生漢儀註曰自腰已下以玉為
札長尺廣一寸半為匣下至

足綴以黃金縷謂之為玉匣也故赤眉得多行媼穢大司徒

鄧禹特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郁夷縣屬右扶風也

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

安止桂宮長安詔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時漢中賊延

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

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

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橐街中三輔舊事

曰長安城中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

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

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
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
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
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
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
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
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
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
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

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
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
還路勅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
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
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城在今
魏州湖城縣西
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
馮異破之於崤底即崤坂也在今洛
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
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
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

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飲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今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

黠宗室無出者釋名曰又謂崇等曰得無悔

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

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

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

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

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

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曰錚錚金也

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佼好貌也

詩曰佼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允傭之人又曰諸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

稍為勝也

滅老弱溺社稷汗井竈溺音奴然猶有三善

攻破城邑○劉放曰案文周徧天下本故妻

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

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為功

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

子居洛陽賜宅入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

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

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

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

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

均輸官地以為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

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

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

觀假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始順歸歷終然

崩分赤眉阻亂阻特盆子探符雖盜皇器皇

猶神器謂乃食均輸天位也

率僵須更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姪身

就館趙后欲害之趙飛偽易它人子以故得

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與年十二○劉放曰

皆言子與此識命者即中李曼卿識命謂知

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地在今

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

須待也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胥張

參等通謀規共立即會人閒傳赤眉將度河

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與以觀衆心

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

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即

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胥為大司馬張參為大

將軍分遣將帥徇太幽冀移檄列郡曰制詔

部刺史郡太守曰○劉放曰案文多下

詔不自朕孝成皇帝子子與者也昔遭趙氏

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

記曰知命者謂解形河濱削迹趙魏解形猶

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

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
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閒南嶽諸劉為其先驅

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

乃與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

應時獲雨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

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

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

丞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疑刺史二千

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沉滯或不識去就

強者負力負特也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

半矣瘡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即

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

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

靡明年光武自薊得即檄南走信都走趣也音子豆

反發兵徇旁縣遂攻栢人不下議者以為守

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

即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

曰以守王饒士眾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

攻邯鄲若王即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
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續漢書滿作蒲守鉅鹿而進
軍邯鄲屯其郭北門即數出戰不利乃使其
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
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
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
身可矣顧猶念也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
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
因急攻之二十餘日即少傅李立為反閒開

郡一本作都

門內漢兵遂拔邯鄲即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傳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
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
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女為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
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
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少
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
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

漢書

三

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
倭彊爲橫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倭音絞是
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
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
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
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
伐永初陳留人蘓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
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
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

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
爲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
永將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
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
倭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茂奔還廣
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
步爲齊王董憲爲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
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
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反音

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求與茂
建走鄴今亳州縣也諸將追急求將慶吾斬
求首降封吾為列侯蕪茂周建奔垂惠共立
求子紆為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
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
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
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
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
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

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
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

鄉之北

桃鄉故城在今兗州冀丘縣西北也

龐萌傳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
為冀列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
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以為侍中萌為人
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寄百里之命者解見明紀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

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
 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及帝聞之大怒乃
 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
 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
 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蘓茂
 俊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
 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
 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
 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

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
 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
 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
 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
 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
 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
 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
 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
 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

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

今沂州丞縣北 帝至蕃蕃音皮去憲所百餘

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勅各

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

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

吳漢追擊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

及龐萌走入繒山繒縣名故城在今沂州丞

也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

騎迎憲入郟城吳漢等復攻拔郟憲與龐萌

走保胸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

也此地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

地悉平吳漢進圍胸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

出襲取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琅邪太守陳

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胸城進盡獲

其妻子○劉放曰案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

妻子皆已得矣為吳漢嗟乎又苦諸卿乃將

數十騎夜去欲從聞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

湛追斬憲於方輿方輿音方輿入黔陵亦斬

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為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傳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眾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闕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闕為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疆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

也以南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

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

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浸廣漫漸也

兵甲日盛王闕懼其眾散乃詣步相見欲誘

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闕怒曰步有何過君前

見攻之甚乎闕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

擁兵相距闕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

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闕

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

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
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
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
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
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閔諫曰梁
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
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汲黯月公宜
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
費邑為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

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

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

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

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

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

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

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

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

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

居洛陽王閔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
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
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閔者王莽叔父平
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
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
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
內外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德
後闈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
官德殿闈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
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

何事又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
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及王莽篡位僭忌閔乃出爲東郡太守閔懼
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
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傳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令
王莽每郡置屬
職如都尉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眾十
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

擊破列公恭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
淮南王建武二年遂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
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
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廬江舒縣至六年正
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也宋帛產之後也見韓非
也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
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灊
山攻殺安風灊山安豐皆縣名屬廬江郡灊縣故城今壽州也○劉放
日案傳作安風註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楊列牧歐陽歙

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為從
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曉喻其意而降之也於是乘單車
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為立祠號
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傳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
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飯音扶遠反有威於邊王
莽居攝誅不附已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
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大司空王莽時九卿分屬三

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劉放日案王莽傳
 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此文不
 具少置大夫三字從士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
 人一大夫八字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
 漁陽抵父時吏抵歸也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
 節徇北列謂幽并也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
 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
 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
 故城在今幽州路縣西北也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
 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

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
 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
 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
 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
 都尉嚴宣護軍蓋延孤奴令王梁孤奴縣名屬漁陽郡
 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
 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
 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
 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負恃也光武接之

不能滿以此懷不平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知之

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

大王遺寵以所服劔又倚以為北道主人寵

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

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

議時入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府

王莽篡位時為更始將軍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

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

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快

快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

我邪是特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

官寵轉以買穀買易也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

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

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

延等書盛言浮枉狀枉譖已之狀也固求同徵帝不

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

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

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右蘭卿喻之寵

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
 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
 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
 遣使要誘況况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
 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
 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
 可得相及比若還也若汝北軍必敗矣寵果盛
 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人
 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

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
 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
 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
 索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質往
 來道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遂攻拔薊城自
 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夢羸
袒冠幘踰城駭徒推之又寵堂上聞卜筮及
蝦蟆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不得也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
 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

春寵齋獨在便室

便坐之室

蒼頭子密等三

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六王齋禁

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

○劉放曰案文多一命字教又以寵命呼其

妻妻入大驚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寵急

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呼奴為將軍於是兩

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

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

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

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

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

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

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

勿稽留之稽留也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

便持記馳出城因不詣闕封為不義侯明日

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

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

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

夷其宗族

盧芳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

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列安定縣南

王莽持天下咸思漢

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

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閒王莽末乃與

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

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

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

上將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與西羌匈

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高祖

時與冒頓單于約為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

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

內遂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

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反

芳與兄奮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

帝以程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

入李興隨昱朔方人田力入反颯代郡人石鮪閔堪

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

渠王入五原塞塞屬五原郡因以為名與李興等和親

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閔堪引

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

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

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

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

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

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

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同馬吳漢驃騎大將軍

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

雲中又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

芳知羽翼外附心脅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

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

恂詣闕拜昱為五原太守封鑄胡侯

鑄謂琢鑿之故

以為名下有鑄荒侯即其類

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

入居高柳

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

與閔堪兄林使

使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林為代太

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

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

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荒

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特

兵革並起徃徃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

覬望也

期於奉成宗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

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眾賢

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

肺附若肝肺相附著

猶言親戚也

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為代王使備

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

輯音才入

反郭景純云古集字

不敢遺餘力負恩

負猶背也

謹奉天

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

芳入朝南及昌平

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

有詔

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

漢書

卷

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
 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
 安定屬國胡與芳為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
 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駁馬少伯者素剛壯
 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
 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云訢
 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

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必孔子曰寬則得衆夫
 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
 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
 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
 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義邵伯也邵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代其樹
 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
 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劉放曰案文選
 理蓋有經字也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
 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閒掘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譏淮南王

安日掘強江淮之命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

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革故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野戰群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

而應乎人又曰群龍昌芳僭詐梁齊連鋒梁王劉永張步

負強地揚也憲縈深江也廬實惟非律代委

神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臯之國伏

武於光武也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隗躡公孫述列傳第三

范曄 後漢書十三

隗躡傳音五高反

隗躡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

北少仕列郡王莽國師劉歆引躡為士王莽

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制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

人歆死躡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

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

人揚廣翼人周宗謀起兵應漢躡止之曰夫

兵凶事也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宗族何辜崔不

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平襄

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崔

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眾心咸謂躡素

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躡辭讓不得

已曰諾父眾賢不量小子必能用躡言者乃

敢從命眾皆曰諾躡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

方望以為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望至說囂曰足

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

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

命將何以見信於眾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

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入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

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

明其舍諸躡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

宗世宗躡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史祝

璧者所以祀神也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司盟掌

鄭玄註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糞之牽馬操

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

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詰鋌即題音徒

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盞為題據下文云

題不濡血明非盆盞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

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泉山刑

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

犁飯七也撓攪也以此七攪血而飲之全亦奉

盤措匙而飲也以此而言鋌即匙字錯置也

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

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也

殛誅也高祖文皇武皇裨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

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

濡血軟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

葬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

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

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

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列牧部監郡率

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

莽以周官王制

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

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

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

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

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

如太守○劉放曰大尹尹隊大夫案王莽置

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

一尹字又註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尉

二字部也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

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

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欺惑

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大風毀

當又拔其邪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

念紫閣仙屬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

臨為太子以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

為祥應也謂仙人掌

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儁欲來

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

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楚越之

十餘人○劉放曰案本傳作五千人楚越之

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安世曰南山之竹

以為言也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

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

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

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

飾之前書詭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

秋左氏傳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

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昔

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

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

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

六歲一改元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

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

莽分圻郡縣田為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

田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名山大

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日皇帝始祖昭廟三

日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日齊敬王代祖昭廟

五日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日濟南伯王尊

禰昭廟七日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日陽

平頃王昭廟九日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

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丈高十七丈餘半

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銅瑠文窮極百工之巧

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劉歆曰

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

也又註七曰元城孺子王案本發冢河東攻

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

劫立壘此其逆天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

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

車赤轂白蓋赤帷法冠晨夜寃繫無辜續漢志

從騎四十人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

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

夏斬人此為灌以醇醢裂以五毒莽以董忠

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貨幣

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

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

書諸挾五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

旅窮窘號泣巾道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謹酤酒

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增重賦斂刻

剥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

苴簞筍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

鎮大郡皆使為茲於外貨賄為市侵漁百姓

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

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

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

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徒隸

愁苦死者什鍾六七官主鑄錢之官也

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諾

夏任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

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王

邯愁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

弟承起兵西侵羌戎東摘歲貊摘擾也西羌

攻殺歆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程

皆亡出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

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故攻戰之

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

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

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

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

誅刈顛踣也殞維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

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

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

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

更始餘並見光武紀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

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宜

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

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

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

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日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

橐弓卧鼓周禮日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戰于戈載橐弓矢橐韜也

臥藉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

襁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詔乃勒兵十萬擊殺雍

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

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

皆無叛者。蹕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蹕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蹕及崔義等。蹕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蹕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當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

陵人以與黨別，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

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沉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承大旨，順

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今俊乂並會，羽

翻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耆耆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也。誠自愧也。

雖懷介然之節，欲繫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

五湖備舟持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

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

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

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

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扁舟於江湖○劉

放曰備舟按史傳皆作扁

舟扁特也不當用備字

各犯謝罪文公亦

遂巡於河上遂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

耳反國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

日臣負羈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

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

舅氏同心者

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

有如白水

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

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

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烏氏縣名屬

在今涇州安

定縣東也

願將軍勉之颯等遂至長安更

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

欲叛歸颯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

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

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

勁悍廉直為名

將兵圍蹠蹠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

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

三輔黃圖曰多安城南面西頭

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

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

蹠蹠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

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

莽改清河為平河

為掌野

大夫平陵范逵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

酒

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酌

申屠

剛杜林為持書

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

楊廣王遵周

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

為大將軍

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為河陽者誤也

杜

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

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

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蹠逆擊破

之於高平

縣名今原州高平縣

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

遣使持節命蹠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

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蹠遣將軍

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

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列平蹏既有功於漢又

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

年蹏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

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籍之良厚

也籍薦也言安慰而薦籍之良甚也特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

與公孫述通寇三輔蹏復遣兵佐征西大將

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

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三但駑馬鈔刀不

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文鈔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鈔

刀為鈔言駑馬鈔刀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

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

請獸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而蒼蠅之飛不過數

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群張敞書曰蒼蠅之飛

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揜於隔於盜賊聲

騏驥得使蒼蠅絕群也見敞傳

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拒公孫

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

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微將軍之助則咸

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

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

力角力猶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

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

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為言管仲曰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

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自是恩

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

司空扶安王印綬授躑躅自以與述敵國恥

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

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

擊之狀帝以示躑躅因使討蜀以效其信躑躅乃

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

盧芳未宜謀蜀帝知躑躅欲持兩端不願天下

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躑躅與來

歛馬接相善故帝數使歛援奉使往來勸令

入朝許以重爵蹕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
 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
 來歙說蹕遣子入侍蹕聞劉永彭寵皆已破
 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
 鐫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鐫謂鐫鑿也而蹕將王元
 王捷常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
 事元遂說蹕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
 喁喁謂之太平喁喁衆口也一旦壞敗大王幾
 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

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舒

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

先武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

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牧西河

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山秦

山而內河左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

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

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

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日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

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

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

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蹶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

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

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六年關東悉平帝

積苦兵閒以蹶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海乃

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

書隴蜀說文曰騰傳也告示禍福蹶賓客掾史多文

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

有所辭荅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關先

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鉞期持

珍寶繒帛賜蹶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列亡失

財物帝常繡蹶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

與隗蹶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

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及詔蹶當從天水

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蹶復上言白水險

阻棧閣絕敗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又

多設支閼支柱帝知其終不為用叵欲討之

天啓板及作乃
一本作又

匡借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

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

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詎曰隴山

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

亡歸諸將與躡戰大敗各引退躡因使王元

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

遵等擊破之躡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率

至驚恐自救臣躡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

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首虞舜事父大杖則

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

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

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躡言

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汧水名因

以為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賜躡書曰昔柴將軍

與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

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

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

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

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

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

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

孫述明年述以颯為朔寧王欲其寧靜遣兵

往來為之援勢秋颯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

陰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馮異率諸將拒之颯又

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

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

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維侯

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

俠有才辯雖與颯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

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

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

思効萬分耳又數勸颯遣子入侍前後辭諫

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

得略陽城颯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

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王孟

塞雞頭道雞頭山道也雞或作筭一牛邯軍

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率拒要

阬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

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滯之中是以功名終

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

鮑叔審威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為寡人祝乎

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莒也使管

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審黥布杖劍以歸漢

威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去愚就義功名

黥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

何說布乃杖劍歸漢王也怖慄宜斷之心曾參之有識耶得書沉吟十

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

是躡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

王元入蜀求救躡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

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而田弇李育保上

邦詔告躡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

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為齊王天下既

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若遂

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黥布

躡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

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
圍上邽車駕東歸潁川賊起月餘楊廣死囂

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

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

丞音紀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

力反也勿割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

人乘高率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

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

城迎蹕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

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蹕九年春蹕病且餓

出城餐糗糲糗康成註周禮曰糗熬大豆恚

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

可上地門望緹群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

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都

門名也有王元周宗立蹕少子純為王明年

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聚名也有

秦州伏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

羗縣西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

王元留為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

舉衆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

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決錄曰平陵之王惠

于東平也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

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劉放曰案司

徒字杜林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為護荒

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

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躡援旗亂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

孝文等廟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

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通於漢南拒於蜀

左傳曰介于一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百二者以秦地

諸侯百萬人前書曰田區區兩郡隴西天以

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擊堂堂之陣至使窮

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

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傑四方雄傑者

皆棲集而有之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亢喉嚨也謂

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為其

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

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為

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

論西伯豈多嗤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

伯也嗤嗤對也公孫述傳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

吏二千石自哀帝時以父任為郎東觀記曰其

無鹽徙焉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後父仁為河南

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而述補清

水長清水縣名屬天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

隨之官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月餘掾辭歸

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

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州謂有鬼神

言明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

郡云導江太守曰卒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

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

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

商今商州商維縣也雒縣自稱定漢將軍殺

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王莽庸部牧以應成

王莽改益州為庸眾合

部其牧宋遵也

後漢書

卷三

後漢書

卷三

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

入、遂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

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秦始皇有將垣、齮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自稱輔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

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於縣竹擊

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別縣也、故城今在縣東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

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枚乘王曰、湯武之若奮威德、以投天隙、天特之、開隙也霸

實天詹本作食

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
 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
 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
 笮君長邛笮皆西南夷國名皆來貢獻李熊
 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
 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塊果
 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瓜疇芋區前書
 卓王孫曰吾聞嶧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女工之業覆衣天
 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名材竹幹器械

之饒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內盛又有魚鹽
 銅銀之利內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
 朱反提音上移反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
 之險史記曰楚肅王守巴郡拒扞關之口為扞關以拒蜀
故基在今硤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
 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
 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
 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
 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

後漢書

卷之

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
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也能者當

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

二為期說文云△音私覺謂其妻曰雖貴而

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

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

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

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故號成家色尚白建元

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為大司徒以其弟光為

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蜀

郡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

郡部置河南尹越雋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

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

日關在關城西南北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將

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列皆縣名並

縣也江州故城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

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

中豪傑呂鮪等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

後漢書卷三十三

三十三

多往歸述

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皆拜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

為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

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

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牧守印

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

眾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

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

延岑田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

南陽人東觀記曰筑陽縣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

關西所在破散

○劉放曰案文多附關西字

走至南陽略

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眾

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

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

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

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

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

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列復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

今荆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名屬南郡今夔州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劉放曰註今夔

州復縣案文招其故眾因欲取荆州諸郡竟

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錢以鑄錢百

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

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

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

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

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

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明漢至平帝十二

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一帝言十一姓不得再

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

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接

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

卯金也乙軌也述言西方太五德之運黃承

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

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

移書中國冀以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

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

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乃

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

玄印等為符瑞
言不足做傲也
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入
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
也數責君日月已逝
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
不可力爭
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宜留三思署曰公
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躡稱臣於述述騎都
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
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
左傳
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聖人以
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
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

錐之地
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
也枚乘諫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

以有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
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
軍敗謂戰於睢
後得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
成臯間項羽射傷漢王曾後復戰
何則前

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
○劉放曰案
作而在文勢不可
隗躡遭遇運會割有雍列

併用兩於字也
兵強士附威加山東
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
故言割有也器傳云名

震西州流聞山
東是威加也
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

引領四方瓦解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引領四方瓦解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引領四方瓦解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引領四方瓦解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引領四方瓦解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引領四方瓦解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引領四方瓦解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引領四方瓦解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引領四方瓦解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引領四方瓦解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引領四方瓦解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引領四方瓦解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引領四方瓦解
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

走而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

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章句謂鄭

士謂方與等也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

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以囂居西無東

外而不為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

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閒使召攜貳閒使

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謂來

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

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

之變王氏即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

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

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巫

必隨風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

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

問群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

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

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
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
之衆鄒陽云周用烏集而王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
乘時與之分功亟急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
隗躡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
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
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
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
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

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

郡縣官名然少爲即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

驂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旂雲罕鳳皇闕戟

皮軒鑾旗旄騎旄頭之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

闈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群

臣多諫以爲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

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

得任事由山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

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躡躡敗并没其軍

此

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蹕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

及夷陵夷道

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宜都縣西

因據荆

門

荆門山名也在今硤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

十一年征

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

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

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俞州

巴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

武陽縣名故城

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陽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揚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

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

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

陽諸本作陳

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
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婿史興並爲
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滅宮所破、戰死、自是
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
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
下、比顯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
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
虎口、痛哉、柰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
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

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

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

柰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

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

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一

日冲星橋舊市橋也在偽建旗幟、幟幡也

又武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

擊破、漢漢墜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滅宮軍

至咸門、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述視占書云、虜死

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曾鬚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

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

觀放麇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麇

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盃而攻援中山良失斬將吊人之義

也良猶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

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

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譙

所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

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

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

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公孫

亦竊帝蜀漢推其無它功能而至於後亡者

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

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慕遂能集其志計

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特變

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以高深自安昔

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

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及其謝臣屬審廢

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王者異日談也

于寶晉記曰吳

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左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

跼天數有違江山難恃

違猶去也

隗躡公孫述列傳第三

張 梟 同胡 大用 程 紹慶 校正

同姓大用

劉縯公孫衣區新莽三

劉天樓首蓋山山樓卦

資曰父紙醫支劉王對士對命

與之命與夫取首齒王莽與日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王莽前漢大失後漢范曄後漢書十四

齊武王續傳子北海

齊武王續字伯升音光武之長兄也性

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

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

下雄俊莽末盜賊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

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

年兵革並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群起四方潰畔

此亦天立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
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
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孫
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
天之柱也、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
者都統其衆也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
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
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立賜戰、特天密
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

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

留輜重於藍鄉、比陽縣有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黃

淳水、酈元註水經曰諸水二湖流註合爲黃

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蕭該音淳作諱臨泚

水阻兩川、閒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

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

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

縣乃往爲說、合從之勢、下江從之、語在王常

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

觀

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監鄉盡獲其輜重明
且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
丘賜至食持賜陳漬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
追之却迫黃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
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
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眾焚
積聚破釜翹鼓行而前破釜翹示必死也設
行而前言無所畏也
史記曰項羽北救趙
渡河沈船破釜翹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
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

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
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
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

旦起射之

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
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塾案說

文云射鼻也廣雅埽
的也埽音之允反

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

降者眾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
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
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
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

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
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
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
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
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
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
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
日戰勝則兵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
疲我承其敝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

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
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劔擊地曰
疑事無功史記曰趙武靈王欲被胡服今日
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
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
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
王莽改令長爲宰東得司徒劉公一信願
觀記曰其宰審臨也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
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

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

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

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

也令早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

決斷也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

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

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

玦者三項土默然不應鴻今建此意得無不

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

青將木先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

賄等也

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

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南

也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

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

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

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

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

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

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為

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

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

平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

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遷梁

郡太守今未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煬

王石嗣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殤謚蓋是煬

字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

張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為鄉侯

石立三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

議

儀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續漢志奉車

石無負掌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

被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寢揚之復封張

子它入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

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

庶人徙丹陽丹陽故郡城在今帝不忍下詔

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

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宗尊為小君

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官衛周備出有輜輶之飾輜輶存

稱曰小君稱曰小君擁蔽之

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
妃有踰國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傳毋保
阿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
入有牖戶之

固殆不至如替者之言何休註公羊傳曰如其事曰訢加誣焉曰

謂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也獨猶汗也倫理

其身而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

理其貶晃爵為蕪湖侯蕪湖解見章紀削剛戶三千

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控引

也墮毀也其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

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創大業

王

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

崩遺詔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為齊

王是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

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論曰大丈夫

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

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謂毛遂馮煖之

徒也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

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及其

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

入新野宰潘臨云請赦岑彭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

劉公一信而降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封彭為歸德侯

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謂

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輕也司馬相如曰嗚呼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古人以蜂蠶為戒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蠶

有毒而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况國乎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為曾王嗣光武兄

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嫺胡間

反說文

嫺雅嫺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也

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中

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

時病卒宗人樊臣公收歛焉建武二年封黃

為湖陽長公主伯姬為寧平長公主元與仲

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主十五

年追謚仲為魯哀王興其歲誌守緱氏令為

人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

有善政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有伏罪興

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樹視事四年上疏乞骸

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

以魯國益東海續漢書曰二郡二十故徙興

為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為臨邑侯臨邑縣屬

東海故城在今濟州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

為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

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

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

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乘輿尊者居中

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
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
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
好讀書常為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

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

石無負掌奉王使京師奉璧賀正月及使諸

國本皆持節後去節稱雅召而謂之曰朝廷

設問寡人朝廷謂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

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蝼蟻敢不以

實睦曰吁子危我哉吁音于孔安國注尚書

日肉倍好謂之璧好孔也

日吁者疑怪之聲也

日吁者疑怪之聲也

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

東觀記續漢書云是吾幼時狂意

也之行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

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

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

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贖

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

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

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說文云牘書板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

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八年封基二

弟為縣侯二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

毅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

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

威為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

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

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為北海王是為頃

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為亭侯普立七年

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

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

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
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駘
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
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與平望侯
毅並在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駘又自
造賦頌書論凡四篇文苑傳

趙孝王良傳平帝時舉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
孝廉為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

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東觀記曰光武初

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

視之還白方坐哨脯良復謹呼上言不可謹

露明且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

軍所良意下曰我為詐汝耳當復何若乎

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

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

良妻及二子皆被害續漢書曰阜賜移書於

行何足賴哉更始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

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立奔洛陽建武二
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十

二年降為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于京師

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栩音况嗣羽反建武三十

年封栩二子為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

為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商音况嗣永元三

年封商三弟為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

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

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為亭侯是歲

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娉小妻小妻也又白衣出

司馬門坐削中立縣王官門有兵衛亦為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

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度

命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

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詔

書削中立縣屬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立縣

西隨室諱忠故改為內焉○劉放日注削

中立縣屬趙國案文當更有中立二字時

即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為乾傅堅輔以

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

年封乾一子為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

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嗣赦薨子珪珪音况嗣建安

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為崇德

侯

城陽恭王祉傳

城陽恭王祉字臣伯東觀記初名終後改為祉光武族兄

春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

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春陵鄉為春陵侯買

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

春陵地勢下溼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

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四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昌守墳墓元帝許

之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

春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

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謹儉好義盡推父時

金寶財產與昆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

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

益戶二百敞以有行歲餘會族兄安眾侯劉

崇起兵安眾康侯丹長沙定王王莽畏惡劉

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敞臨廬江

枯縮自言枯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

也載枯縮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

日無有敞以枯縮示之太守曰郡尉事也敞
怒叱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
安免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

堂

平帝時王莽輔政祿祭明堂諸侯王二十

也

助祭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

國權

群臣莫不回從曲社稷傾覆至矣太后

春秋高

天子幼弱謂元后高皇帝所以分封

子

莽蓋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

結

援樹黨乃為社娶高陵侯翟宜女為妻宣

相方進之子也

義起起兵也會宜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

殺

宜女社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

宗族

為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

被

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

孤

卿祿孤者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

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

及敞率社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為吏社以故

侯

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社

兄弟

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

繫

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

甄

阜盡殺其母弟妻彭更始立以社為太常

彭

諸本作子

後漢書

卷四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入關封為定陶王別
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
開行立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
之歡甚東觀記曰社以建武二年三月見於懷宮建武二年封為
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謚敞為康
侯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
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謚
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北邙十三年封
社嫡子平為蔡陽侯以奉社祀平弟堅為高

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置
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
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畷夫畷夫本鄉
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差品詔零陵郡奉祠
園陵置之知祭祀徵求諸事
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祭神也
名置畷夫佐吏各一人劉放曰案後漢志
也
史則此吏字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
當作史也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卒爵真嗣真
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爵諸本作子

泗水王歙傳

泗水王歙字經孫歙音許及反光武族父也歙子

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

殺湖陽尉更始立歙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

為侍中更始敗歙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

歙為泗水王終為淄川王今淄州縣也十年歙薨

封小子燁為堂谿侯燁字林云灼也音亮善有堂谿亭燁或作輝奉歙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

日亦薨封長子柱為郎侯郎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郎音其

紀反以奉終祀又封終子鳳曲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

城在今海州歙從父弟茂年十八漢兵之起

茂自號劉先職續漢志曰茂自號為劉先職亦聚眾京密

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南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眾十餘萬

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眾降封為中山王十

三年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侯

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

為人謙遜永平中為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

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

浮弟尚永元中為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光中

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

取伯榮為妻得紹護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及

王聖敗貶爵為亭侯

安成孝侯賜傳

安成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

梧太守蒼梧郡今梧州縣也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

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普交財

產結客報吏

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押廢為郡縣所侵蔡陽國金亭侯長醉

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

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兄顯欲為報怨賔

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

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

劉放曰注金亭侯長蓋此亭名金侯也皆

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

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勳封廣漢侯及

伯升被害代為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

更始又以信為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

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

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
 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
 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為
 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
 安封賜為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
 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六
 部之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昧
 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西之武關迎
 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

為慎侯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十三年更增
 戶邑定封為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
 親厚之數蒙讌私特幸其第恩賞特異賜輒
 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為營冢堂起祠廟置
 吏卒如春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閔嗣三十
 年帝復封閔弟嵩為白牛侯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
 也東坐楚事謂楚王英謀反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
 嗣徙封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為更始
 討平汝南因封為汝陰王汝陰屬汝州南郡故城即今潁川郡

汝陰也信遂將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
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為
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傳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
字翁春陵侯敞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開
也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為燕王順為虎牙
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為亂兵所殺順乃開
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守建元二年封成武

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

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即廬州也因拜為六安

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

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吊子遵嗣坐與諸

王交通降為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

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

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為鄉侯初

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卒娶於樊氏皇妣

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

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為甘里侯類川

縣西北國為弋陽侯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

也縣西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

弟梁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更始元年起兵豫

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卒東觀記曰

病筋卒梁字季少

順陽懷侯嘉傳史入土音能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

憲字春陵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

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

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

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為偏將軍及

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

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為漢中王扶威大

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眾數十萬建武二

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

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

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

卒

卒得數萬人以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

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

今成州同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散

谷縣也故城在今陳倉縣南至陳倉嘉追擊破之

更有散谷水因取名焉

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

於谷口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

中山西謂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

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觀嘉且觀成

勸

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

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

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

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

十三年封為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廕為黃李

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為南鄉侯永

平中參為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

嗣

贊曰齊武沉雄義戈乘風以義舉兵乘倉卒

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

漢書卷四

十一

侯或恩或功二 漢書卷四

侯或恩或功三 漢書卷四

侯或恩或功四 漢書卷四

宗室四五三侯列傳第四之五師道校正

下正辛嘉幸于冬臨官兼領高南機封赤

二羊特為則期封絲身徒棄于雷此黃

十乘太本六辛森王集心總管趙德京

因來嫌能禹必雲想三辛隆欲斯發許封

當是身安理戰鼠結之耳禹明宣帝表化茂辰

